

地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、民俗内涵，反映着地方百姓自古以来的愿望。“龙”字在海南地名中的频繁出现，凸显了海南先民对“龙”所怀有的深切敬畏、崇拜及喜爱之情。海南地名中以“龙”命名的很可观，据统计，海口仅琼山区就有120个带有“龙”字的地名，文昌有122个，琼海有62个，万宁有40个，儋州有32个，屯昌有10个……



定安龙门镇久温塘村的古树、冷泉。



海口永兴镇玉龙泉。

地名，一个地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坐标，当我们细细梳理时，似乎接收到了先人穿越历史长河留给我们的一声叮咛、一个眼神，让我们从中感知他们在彼时所体现的风貌和念想。

“龙”字在海南地名中的频繁出现，凸显出海南先民对“龙”所怀有的深切敬畏、崇拜及喜爱之情。

对海南地名深有研究的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剑三介绍说，海南地名中以“龙”命名的很可观，据对海南汉语地区县市“龙”字地名的统计数字显示：海口仅琼山区就有120个带有“龙”字的地名，文昌有122个，琼海有62个，万宁有40个，儋州有32个，屯昌有10个……“有以龙的栖身地命名的，如龙潭、龙湾、龙江、龙塘、龙池、龙溪、龙湖、龙井、龙窝、龙宅、龙堀；有以龙的形象命名的，如龙头、龙尾、龙舌、龙唇、龙脊坡、龙脉、龙骨；有以龙有关的处所命名的，如龙坡、龙楼、龙门、龙桥、龙岩、龙塔、龙村、龙树、龙坑、龙堆；还有龙的种类，如金龙、青龙、黄龙，等等。这些地名大多是自然村名，有些是圩镇名，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命名的。”

反映地型地貌物产

1990年，国家多个部委曾联合下文要求各地编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》，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负责《海南省卷》的编撰工作，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《地名词典》从36000个海南地名中挑选出4000个进行收录，其中就有不少带有“龙”字。

周伟民分析，这些“龙”字地名，大部分是与命名时的地型地势地貌以及物产有关，譬如当地有高山、河流、深潭或者大洞，出产蛇等等。

据成于1993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海南省卷》讨论稿记载，定安县定城镇高龙村，因村中有山脉形状似土龙，故名；定安县龙州乡，因境内有条龙州河而命名，而“龙州河”的名字源于河流似巨龙；定安县



在
—
海
—
南

海南地名与『龙』的渊源

文／海南日报记者 陈超 见习记者 陈庆浙
图／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



三亚亚龙湾。



儋州龙门激浪。

龙门镇龙拔塘村，村四周皆是火山岩石地，地表岩石裸露，道路崎岖，村落东南面有900多平方米宽的池塘，传说是古代神龙从此拔起升天而成；临高县调楼乡黄龙村，黄姓始祖于元代从福建莆田县甘蔗村迁此，因村边有黄沙滩形似龙，故名；白沙黎族自治县细水乡龙村，村里有个大山洞，相传有龙居住过，故名；白沙黎族自治县狮球乡（2002年并入打安镇）龙凤村，相传明初开始有人到此居住，村后有茂密森林草丛，里面有很多蛇和山鸡，由于蛇有“小龙”之说，当地人又把山鸡美称为“凤”，于是把村名取为“龙凤村”。

讨论稿中还记载了有的“龙”名村落，源于当地人对龙的崇拜，如临高县博厚镇龙富村，“村人崇拜龙，以龙居之府为村名，府与富谐音，讹为今名”。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龙井村，因村附近多产白藤，原村名白藤山，这个村名使用170年后，乡亲出于对龙的崇拜，又把村名改为“龙井”。

这些以“龙”命名的圩镇、村落，都有着比较久远的历史，定安县永丰乡佳龙村，明万历中建村；临高县博厚镇龙富村，村史有500多年，新盈镇龙兰村，始建于1427年；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龙井村，始建于1600年。

原始敬畏和皇权影响

高山、河流，其实也可以引发很多别的美好联想，譬如玉屏、丝带等等，为什么海南先民不约而同地更多选择以“龙”来比喻呢？

据刘剑三考证，海南以“山”命名的地方最多，以“龙”命名的也名列前茅，尤其在琼山、文昌两地，以“龙”字命名的地名数量居第二。他认为，一个地区的命名与居民的语言、喜好、信仰等有很大的关系，“海南本土原始文化保存比较完整，因此海南人对龙、神等有天生的敬畏感，故而取名时多用龙字。”

“海南以龙命名的地名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龙都是作为修饰语。”刘剑三说，想要考证一个地名的由来，一定先要明确该地名在本地方言里最原始的读法，因为地名一定是先有读音，而后才有文字记载，“实际上现在海口许多带龙字的地名，其在当地方言里的发音与龙本身无关，如海口的龙昆南路，这里的‘龙昆’源自临高话读音，而在古临高话中，龙实际是‘下’的意思，但是在形成书面语时，人们将其与自身的图腾崇拜结合，进而译成‘龙’字”。

周伟民还有另一番见解，他认为，海南地名中的“龙”字，与当地在历史上受中原文化影响深浅有关，这在他主编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海南省卷》讨论稿中，体现为定安的“龙”字地名特别多。

那么为什么深受过苏东坡教化的儋州，“龙”字地名却并不显眼呢？

周伟民分析，这是因为定安受的是流放而后登基的元文宗皇帝的影响，而儋州受的是谪居而不关政事的苏东坡的影响，所以作为皇权代表的“龙”，在定安、儋州两地百姓间，感受和反响并不一样。

“龙”字地名的美丽传说

藉由“龙”字地名而流转在海南各地的神话传说，使海南先民对龙的原始崇拜至今仍香火绵绵。

海口市政协文史科原科长冯仁鸿介绍，海口古有“五龙圣地”美称，诸多乡村、街坊、坡、路、井、桥用龙字命名标榜，如义龙乡、龙岐村、龙兴坊、龙华路、白龙路、龙舌坡等。传说古代海口市区处于浅海之中，海口因位于南渡江入海口而得名。今海口府城东门经米铺村至龙岐村、龙舌坡一线有高地，古称卧龙山。卧龙山有五龙隐居，后五龙腾升入海，化作卧龙山北麓的五支小山脉，各支脉之间，有白沙河、美舍溪、东西湖，龙昆渠等水系相隔，形成五龙体态的大陆架，今东西湖、和平路、大同路一带是深而无底的潭洞，而大英山则是五龙弄珠之“珠”。

万宁市龙滚镇因位于该市第二大河龙滚河畔而得名。当地传说，在很久以前，这里大地干旱龟裂，民不聊生。一天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一条巨龙翻滚而起，腾上云天，留下了一条又深又弯的龙身痕沟，山涧野岭的流水顺势在这里汇成了日夜奔腾的河流，驱除了干旱，解救了村民。以后，人们把这条河命名为龙滚河。

“龙潭神雨”是临高八景之一，在临城镇西10公里处，俗称龙会潭。据《临高县志》记载，元代文学家范梈《龙潭坛记》云：父老相传在宋仁宗天圣年间，有白龙出潭中，乡人立坛于潭侧。天旱时祈祷有雨，故名“龙潭神雨”。

位于儋州峨蔓镇北部海滨的“龙门激浪”，是古儋州八景之一。这里大石嶙峋，海岸绵延近十余里，气势磅礴，景色迷人。龙门，真有其门。它实际是一个海湾，凹处有一个玄岩之“门”，高和宽约20多米，俨然一座古城拱门。据《儋州志》载，相传昔有蛇伏其间，化龙而去，故曰“龙门”。

传承地名保全历史

随着1990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海南省卷》编撰工作的开展，海南省地名学会应运成立，周伟民一直担任会长。如今，周伟民却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以“龙”字地名为代表的老地名的侵蚀而忧心不已。

“地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、民俗内涵，反映着地方百姓自古以来的愿望，一个城市地名的稳固与否，与当地文化积淀是否深厚有着必然的联系。所以地名的变迁，是非常复杂的，牵扯面很广，我们的态度是绝对不能随意去改变地名。”

三亚亚龙湾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湾”，而“亚龙湾”这个名字，却是1992年后取的，此前这个位于三亚东南面的海湾名为牙龙湾，古称“琊琅湾”。据说“琊琅湾”出自当地黎语，与这里海湾的沙子有关，琊或琅意为白玉、洁白，形容沙子洁白如玉。另有当地传说，因为海湾像野兽张开大口，岸边错落的岩石像巨大的兽牙，这里也是台风登陆点之一，当地百姓觉得龙是善兽，瑞兽，给海湾取名“牙龙”，还有震驭台风之意。周伟民认为，不论“琊琅湾”或是“牙龙湾”，都承载着当地百姓久远以来的美好愿望，而改为取义“亚洲飞龙”的“亚龙湾”，实则是对当地人文传统的篡改。

当然，地名，也可以是财富宝藏。近年来，乐东黎族自治县热打海湾牌，在该县的龙沐湾投下历史上最大的投资项目，同时大力开掘龙沐湾、龙栖湾、龙腾湾三湾与龙文化的联系，期盼乐东能借“龙”势实现经济的腾飞，并能创造一段新的辉煌历史。■